

黄河在这 转了个弯

转了个弯

田东照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这是包括田东照在内

年十多个中短篇小說

的集子，主要寫黃河在

這以轉了個彎，對黃河

所有作品都是對黃河

的題材表現了新人、新

生活、藝術上的傳統與現

代感，並有新的表現手



黄河在这 转了个弯

● 田东照 著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

田东照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方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: 11.625 字数: 250千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,400册

ISBN7-5278-0059-6

书号: 1.57

定价: 2.40元



田东照 近影

田东照，山西兴县人。一九三八年生，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。爱好文学，始于少幼；笔耕多年，专攻小说；生活面涉及甚广，尤以农村题材见长。到目前为止，著有短篇小说两部、中篇小说三部、电影一部、短篇三十余篇，共一百六十余万字。作品多以人物塑造取胜，并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，不乏文学性，亦有可读性。且勤于探索，锐志进取，近年来艺术境界不断有所开拓，接连推出几部作品，令人耳目一新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西省作协理事。

序

马 烽

前些年，田东照同志曾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。一部题名《长虹》；另一部题名《龙山游击队》。后一部是和罗贤保同志合著的。如今要出版的这部中、短篇小说集，都是他近年来的新作。其中有几篇，在刊物上发表的时候我就读过，引起我很大兴趣。作者要求我为本书写篇序言，于是把这些作品全部阅读了一遍，更加引起了我的兴趣，我想就这些作品发表一点读后感。

这本集子里的两部中篇，十个短篇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全部都是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品。而且反映的都是吕梁山区黄河沿岸的农村生活。除了《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》中写了一个比较奇特的情节外，其余的作品写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人，普通的事。这个所谓“奇特”的情节，是这么件事：黄河上的老艄公赵大，是个四十多岁的光棍汉，竟然娶了个病死的小姑娘，埋在了他家坟地里，准备将来与自己合葬。最后结果却是和这个小姑娘的寡妇妈结婚了。在偏僻的农村里，历来有冥婚的习惯。不过都是人死后，亲属们为之办理，活人娶死妻实属少见。这事乍听起来，确有点奇

特，但作品写得入情入理，真实、可信。因为作者不是在猎奇，而是在塑造人物。赵大这个既正直又颇有本事的黄河艄公，他的正常的爱情生活，在十年浩劫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，之后又到处碰壁，产生了一种变态心理，于是就办了这么一件活人娶死妻的荒唐事。实际上是写了赵大以这种荒唐的行为对旧的习惯势力的反抗。作品写到赵大与死妻之寡妇的结合，倒也顺理成章。因为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，由各种因素所促成的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大心灵上的创伤逐渐得到了愈合，抛弃了破罐子破摔的阴暗心理，党的富民政策鼓起了他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。因而才有可能结出这样的果。拿时下流行的话来说，就是写出了赵大“被扭曲了的人性的复归”。

前边已经说过了，除这一篇有这么个奇特的情节外，其他各篇写的都是农村中普通的生活，普通的事，普通的人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没有那种被“拔高的英雄人物”，但却写出了一些平凡人身上的优秀品格，象金子一般闪光的心灵。《第28号人物》中的王聋子，就是这样的人。作品写的是三中全会前，发生在一个比较穷困山村里的故事。前后有二十七个干部到这村里蹲过点，谁都看到了群众没油吃，没菜吃的困难情况，可是谁都没敢解决。而这个不起眼的第二十八个蹲点干部王聋子，大胆解决了。结果捅下了漏子，公社书记和县里吴主任要调他回去处分他。正在这时，新上任的县委关书记也来了。下面我抄几段他和关书记的对话：

王聋子点点头，表示听清了。思索片刻，抬起头来说：“关书记，我知道你为甚来的，咱直说吧。这村群众长期吃不上油，吃不上菜，我就给每

户借了半亩退耕地，叫他们种油料；我也允许在就近小泉小水的地方，每户搞二、三分菜地。就这。”

关书记问：“据我所知，全县吃不上油、菜的地方为数不少，可都没这样搞；县委也有过文件，不准这样搞，这些你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。明知故犯。”王聋子说，苦笑了一下。

……

关书记：“这样作，你不怕担风险？”

王聋子摇了摇头：“咱不值钱，不怕。”

“你说的不值钱，是指啥说呢？”

“咱头上没戴乌沙帽，又没本事，跌倒和站着
一个样。”

关书记眉毛一挑又问：“你认为这样作对
吗？”

王聋子沉默片刻，眼皮一撩问道：“关书记，
你每天吃菜吗？”

“吃呀！早晚简单点，也得来点咸菜、豆芽什
么的。中午还得动动炒瓢哩。”

“油呢？”

“炒菜能不用油？每月三两有点不足，还得另
外买点猪油呢。”

“可是，这里的群众十多年吃不上油，吃不上
菜了。十多年啊，关书记！”王聋子声音有点发
颤，搭在双膝上的手在微微抖动，“农民也是人
呀，难道干部吃油吃菜是对的，农民就错了？政策

上没有这条规定呀！吴主任要我检查，我说检查不成。怎检查？我要承认我是错误的，那不就是说，农民生来就不该吃油吃菜吗？这号话，那怕砍了头，咱也说不出口。”

王聋子在这个村里蹲点，并没有创造出什么光辉的业绩。仅只是解决了群众急需要求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。但他那种明确的群众观点，敢于实事求是，敢于负责的可贵精神却充分表现了出来。这篇作品，曾获得一九八〇年《山西文学》优秀短篇小说奖。日本翻译家小林荣译为日文，介绍给了日本读者，颇得好评。

田东照在他的这些作品中，为我们塑造了黄河沿岸农村中各种各样的人物；也写出了改革之风吹到这些偏远山区，在人们生活上，思想上所引起的变化。其中有一心一意要改变山区贫困面貌，敢冲敢撞的知识青年杨马；有带点流氓习气，过去满街刁食，如今承包了枣园逐渐走上正道的街爬子；有以往说一不二，如今失去了“权威”的封建族长赵云清；有因疏通河道，一度产生抵触情绪的渡碾老艄公老六……所有这些人物，都写得有血有肉，活灵活现，有性格，有情趣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作品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，浑厚的地方色彩。作者对于这些穷乡僻壤的贫困落后，以及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民情风俗，没有加以回避。但也没有象某些所谓“寻根文学”那样，以欣赏、玩味的态度去颂扬。而是以批判的眼光，写它受到新的观念的冲击，写它逐渐消亡的过程。作者对吕梁山区黄河沿岸的特殊景色，也有所描写。比如在《河那边的红枣排》中，就有这样一段：

……他刚才是眯着眼睛，凭脑子想象的，这会

儿却是真正动用了眼睛，盯着一片模糊中的那一点红。那是挂在陈秋香家窑墙上的一个枣排，比桌子还要大，象一面红旗。

这枣排原是为了晾晒枣子。秋天打枣后，家家都要挑选一部分好枣自用，缸里囤里容易坏，于是就用细榆条子串成各种形状的枣排，挂在门外墙上，慢慢地便成了一种乡俗，当作丰收的一种象征。再往后，含义就更多了，根据各家的不同愿望，预示着不同的喜庆事儿……

抗日战争时期，我曾在这一带活动过。亲眼看到过这种景象。在黄土窑洞外挂着的各式各样的红枣排，特别显眼，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这是吕梁山区黄河沿岸村庄里特有的景色。生活在这里的人民，还有个爱看黄河的习惯。不管男女老少，常常坐在村边，或是蹲在崖头，半天半天看河。黄河有什么看头？有看头。《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》中就有这么一段描写：

……平时，水势平缓，从容赶路，极象过队伍，看得心里坦荡而舒展。发大水时，浊浪奔腾咆哮，漂浮着树木、瓜菜，以至一头牛、一个人，这时就奔跑，呼叫，也算是对寂闷心境的一种刺激。当然，从娱乐的角度讲，最主要的还是看船。船上有人有货，那些艄公汉们总要冲着她们唱上几句带点荤味儿的小调，她们也不在乎，或笑或骂，那才真有一点味儿呢！

黄河晌午是银的，太阳落山时是金的。此刻河

面上反射着阳光，白灿灿，一片银光闪烁。那条装满货物的沉重的长船在银亮的河当心，犹如一片浮叶那样，随波逐流，轻快地漂流而来……

在《黄河的涛声》中，一对年老的夫妇跟着儿子进了城。夜里听不到黄河的涛声，竟然睡不着觉。这也反映了这里的人民对黄河的眷恋之情。

读了田东照的这些作品，我深有这样一个感觉：如果作者对这个地区的人民没有深厚的感情，没有长期的生活积累，没有一定文学素养，没有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奋斗的决心，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些既具有时代气息，又饱含泥土芬芳的作品来。我在这里，顺便想对田东照做个简要的介绍。据我所知，田东照原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毕业后留校工作了数年。他热爱文学创作，也热爱农村。他相信“生活是创作的源泉”这一真理，于是下决心离开了比较舒适的城市生活，一九七〇年调回到了他的故乡——吕梁山区的兴县，走上了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。近年来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文艺界的腐蚀颇为严重，有人公开否定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原则。提出了“作家要和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”，“要淡化生活”等一系列错误的口号。有不少中青年作家受其影响，而田东照不为其所动，继续坚持深入生活。至今已经十大几年了，一直没有离开吕梁山区。文艺界有的人在“更新文学观念”的口号下，对西方现代派的各种表现手法，不是借鉴，不是批判地吸收，而是模仿抄袭。并且作为“创新”加以推崇。同样也有一些人跟着追风逐浪，赶时髦，唯恐别人说自己保守、僵化、落后。田东照同样不为其所动。继续以

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进行创作，坚持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。我认为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客观地说，田东照这些作品并不都是无懈可击的佳品，但我认为他所走的这条创作道路，无疑是完全正确的。今后……

今后怎么样？那就全看他自己了。

一九八七年二月

目 录

序.....	马 烽
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.....	(1)
野马.....	(113)
河那边的红枣排.....	(215)
第 28 号人物.....	(233)
黄河的涛声.....	(250)
失掉权力的族长.....	(261)
村边这一家.....	(273)
炸磺.....	(295)
饭摊旁来了个卖枣的.....	(312)
月儿你笑什么.....	(335)
桦树沟的女子们.....	(346)

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

一

人说天下黄河十八弯。也有说九十九道弯的。也许并不矛盾，后者是包括了许多小弯吧？

这里算不算其中一弯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反正弯度是够可以的。在这里，是违背“黄河向东流”这个常识的：水是由北而来，在这里一撞，又调头西去。傍晚时看得最分明，那水追着远处衔山的夕阳而去，这时候，你很容易产生一种可笑的错觉：好象中国西高东低的地形，突然间发生相反的变化，黄河要倒流回它的发源地去了。

河湾石岸上，座落着一个百十户的小村庄，叫石台。街道是用石板铺的，高高低低，使人担心穿高跟鞋的女人怎么走？院墙、屋墙也是石头砌的，到处是石头建筑，而且房屋高，院墙高，有种城堡的感觉，显得笨重而拙朴。人们的语言上，也带出一些古朴味来：演电影叫耍电影，使人很容易想到过去人们仅能享受到的“耍猴”、“耍把戏”之类的娱乐；念书叫念字，大约也是学校还没有数理化课程的那个时代延用下来的习惯用语吧？

石塆沿看河，槐树场聊扯，至今仍是石台人的两大精神享受。看河多是婆姨女子们。她们出不了远门，活动范围是家里、院里、村里，顶多一年里到河口镇赶上几回集。戏看不上，要电影，也极有限，一年只要两三次。憋闷了，就到石塆沿看看河。平时，水势平缓，从容赶路，极象过队伍，看得心里坦荡而舒展。发大水时，浊浪奔腾咆哮，漂浮着树木、瓜菜，以至一头牛、一个人，这时就奔跑、呼叫，也算是对寂闷心境的一种刺激。当然，从娱乐的角度讲，最主要的还是看船。船上有人有货，那些艄公汉们总要冲着她们唱上几句带点荤味儿的小调，她们也不在乎，或笑或骂，那才真有一点儿味儿呢！

聚集在槐树场聊扯，那是男人们的事。抽烟喝水，谈天说地，爱说的说，爱听的听，爱议论的可以大发议论，爱吹呼的可以尽情吹呼。当然看河他们也不误，那是捎捎带带的事。一旦有长船^①下来，特别是要进湾停歇的船只，他们是必看的。和艄公们唠唠几句，听听从上游带来的新闻趣事，末了再带到槐树场来细细咀嚼，也是十分有滋有味的事儿。

这天晌午，石台的人们正在享受他们这种独有的精神生活。俗话说：四月的河路，十月的羊肉。现在正当农历四月，正是行船的绝好季节。吃过晌午饭，洗涮完锅碗，婆姨女子们就来到石塆沿站下一排溜儿，说着笑着。离石塆沿只有几丈远的槐树场上，也已坐下一片人。几个年轻人站在人群里，同时把手圈成喇叭形，朝四面招徕听众：“听朱导演说戏喽！快！”几声呼喊，催得那些吃得过饱而正在蹒跚

①长船即长途运输船，加个“长”字与渡口船相区别。

的人们，加快了步子，唯恐误过头，闹不清来龙去脉。因为朱导演一旦说到劲头上，那是不喜欢别人插问的。

转眼间，老槐树下的人便多起来。场地公用，座位自备。一等座属于村里八十高龄的赵家长者赵天堂老汉。儿子为他买了一把藤椅，从此人椅相随，每到槐树场，重孙子就跟着把藤椅搬过来。老汉在这一片人当中，高高在上，觉得很合乎他的身份，自是得意。二等座是一些年轻人带来的小马札，都是出于木匠刘双喜的手，当然双喜本人也带了一个来。其余的人就谈不上座位了，在土场上或蹲或坐，满不在乎。场上唯一站着的人，是请假回家的大学生赵维。他没带小马札，可盘腿坐地，容易弄弯弄脏裤子，所以侧身靠树干站着。

朱导演在人们的正中坐下。因患过漏疮，屁股下总不离那块獾皮坐垫。年龄不到六十，可脑袋谢顶得只留下一圈稀稀拉拉的头发。此人从小唱戏，后来当了县剧团导演，困难时期自愿辞职回家，再没出去。一肚子戏文憋得难受，加之肚子圆了，兴致高了，就常给人们说戏。可天天讲，毕竟有点不够用，想到该节约着点，就定了一条：逢五才讲，即初五、十五、二十五，一月三次。今天该是说戏的日子，他便早早的提着獾皮垫，端着白磁茶壶来到这里。现在，呷了一口茶，咂咂嘴，目光朝场上一扫，正要开讲，石塋沿的婆姨女子中，有人叫起来：“长船下来了！”接着，便争论开来：有的说是保德家，有的说是兴县家；有的说那老艄面熟，有的说从来没见过。婆姨们的争论，吸引了槐树场的男人们，于是便有不少人涌到石塋沿来看个究竟。或蹲或站，同婆姨们的队列接起来，排成长长的一溜儿，好象对黄河船只进行检阅。

河与村，只有这一塋之隔。石塋有丈余高，下面石缝里

长了一棵棵小松树，正好拴船。小树之间，人工凿出几个石窝，便是停船后船工们上下的通道。

黄河晌午是银的，太阳落山时是金的。此刻河面上反射着阳光，白灿灿，一片银光闪烁。那条装满货物的沉重的长船在银亮的河当心，犹如一片浮叶那样，随波逐流，轻快地漂流而来。船工们显得十分消闲。老艄手握尾棹，并不划；艄公们的腰棹也都压起，离开水面。待船行至石埭沿稍稍靠上的地方，才看出了人力操纵的作用——那船尾的老艄要棹了，长长喊了一声：“棹——”，艄公们便一起动作起来，船头才开始偏转，慢慢驶向湾里来。

那老艄紧盯河道的两眼闲下了，便朝着石埭沿上的人们，扯开沙哑的破嗓门悠悠唱起来：

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，
湾里那怪事数不完：
狗长圪杈角，
公鸡下大蛋；
炕上的猫儿一舒腰，
哎呀呀——
变成一条大灰狼。

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，
湾里家家泪汪汪；
锅里无米下，
窑顶空冒烟，
梦里和老婆亲嘴嘴，
哎呀呀——

抱着枕头瞎折翻。

这是一支古老的船工谣。传说这黄河上的湾，都是黄龙生了气，一头撞出来的。因此，凡是黄河转弯的地方，荒诞悲切的事情就多，便留下这么一支船工谣。后来，这歌谣有了变化，只保留了“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”作为开头，下面的内容不完全是荒诞凄怆的了，或抒情，或咏物，或悲或喜，或雅或俗，多按本人的心情并结合当地情况而即兴措词。老艄今天不知是想到了什么伤心事，又把那老掉牙的词儿搬出来了

“喂，老艄师傅，这词儿得改改了。怎么老是两眼泪汪汪呀？”大学生赵维首先朝河里喊道。

婆姨女子们也跟着叫喊起来：

“尽是不吉利话！”

“比吡怪子 叫还难听哩！”

“往后进我们的湾，不许这么唱！”

.....

那老艄仰头望着这些批评者，呵呵笑道：

“不让唱这个呀？那……三牛，替我来几句新的。”

那叫三牛的青年艄公汉眼早瞧着婆姨们了，此刻额头上
一拍，唱起来：

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，

湾湾里站着个好婆娘，

端溜溜的身子怪好看，

哎呀呀——

两眼正盼哥哥的船。

①方言，吡怪子即猫头鹰。